

额尔齐斯河小调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新疆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额尔齐斯河小调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额尔齐斯河小调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9
(新疆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ISBN 978-7-228-18589-4

I. ①额… II. ①叶…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431号

丛书策划:李颖超

责任编辑:李颖超

装帧设计:雅集书坊/王瑄



额尔齐斯河小调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新疆华中图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34.00元

目 录 |

- 001 黑马归去
- 070 少 年
- 078 从早晨到天黑
- 109 无 痛
- 120 阳 坡
- 125 一个村的家
- 135 昴宿星光
- 164 铃鼓谣
- 185 骑兵八十八
- 197 金 河

黑马归去

那匹黑马最后还是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得知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二伯十分无奈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发火。我想，这种感觉肯定不怎么样。我二伯在我们家族里是一个拿大局的人，遇上不顺心的事，有多大的火，也得压在肚子里。我一直以为，这是他最令我感到敬佩的地方。所以，那个传话来的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二伯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盯住了他。他正背对我们站着，像一只大鹰，脑袋贴在宽宽的肩上，身体堵住了我前边庞大的山体。一层浓雾横亘在山腰上，像一个老人曾经的青春，淡淡的，十分虚幻。

我二伯平静地说：“我就知道，这东西，一定不得好死！”

说这话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背在身后的手指头动了几下。还是那种无奈的感觉。然后，他问那个给他传递消息的青年人：

“它死得窝囊吗？”

“那还用说。”

“……没有来得及下刀？”

“哪来得及下刀子？当场就毙命啦！一准是脖子断掉了哩！您想……它那么大的个子，又从那么高的崖上掉下来，而且崖下边的坡上有那么多石头，随便撞在哪颗石头上，都得让它血洒一地……”

“干得漂亮！”

“……”

“……你们这些蠢货，我提醒过你们，千万不要把它逼到山上去！”

那个传话的年轻人不说话了，略有敌意地看了我二伯一眼。我知道，年轻人心里有委屈。这里，到处都是山，几乎看不见平地，一匹要逃生的马，只有上山一条路。为了逃生，随便哪座山它都会不顾一切冲上去，就好像那里有一条通天之路……

有风刮过，撩起我的衣角，又落下。

我二伯说：

“好啦……在这个世界上，命数到了的，啥东西留得住？去吧，告诉你大伯，派人去把它的皮剥了……”

这样，那个传话的人转身就走了。走开的时候，我看见他刚才脚下压倒的几根六月劲草，又慢慢地挺起鲜绿的叶子，向六月的阳光伸展。一只蚂蚁像醉汉一样，趑趄趑趄穿过草丛——大概，它的腿被年轻人压断了。蚂蚁的腿细得像马鬃，说断就断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小蚂蚁活着，大马却死了。

死得一塌糊涂！

二

我第一次看见黑马是它临死前一天的上午。我们大家第一次看见它也都是在那天上午。

那天，黑马和它的同伴从天山冰达坂上下来。

它们最初出现在西边那个山口的时候，就像一个诗人突然勃发的激情，很癫狂地从一堆红色岩石后边冲出来，马鬃在它们的脖子后边风动，眼睛里充满

惊恐，像逃命的狐狸。它们的蹄子压过路面，有些小石头被震动，从路边滑落，擦过在山体的阴影里向空中伸展，寻找阳光的无名草，然后，落入山谷下湍急的山溪里。再然后，水照常流，风照常刮。那个时候，牧村里清早出牧的牲口，刚刚走到草地上去。太阳光从东边铺过来，把它们的影子拉长。

应该说，第一个看见这群家伙的不是我们，而是我大伯家的牧狗勃尔巴萨尔。勃尔巴萨尔，有捕狼犬、狼敌之意，在哈萨克语里是一个传统的狗名。按理说，羊的天敌是狼，但狗却与狼上演着猫和老鼠的游戏，很多时候，狗很像猫，但狼却一点也不像老鼠，所以，一个牧人拥有一只“捕狼犬”，越发显得狗的不可一世。事实上，我大伯家的勃尔巴萨尔除了名字，空有了一张狗皮，且苟且偷生，一事无成。它长这么大，除了见过几只旱獭，根本没有见过什么狼，甚至连只狐狸也没见过。狗东西！这是我二伯的二儿子当笑料告诉我的。所以，那天，它那双玻璃珠子一样的眼睛看见那群马的时候，“吭”都没有“吭”一下，倒是我二伯家的小白狗，还有黄耳朵哈孜别克家的花狗又喊又叫地向山口那边冲去了。

这群马来自天山南坡，是被马贩子们从位于天山南坡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赶来，准备送到乌鲁木齐活畜市场去交易。它们沿着这条深藏在天山深处的曾经的国防公路，一路爬坡，上一号冰川之后，沿北坡而下。整个过程，像蚂蚁上树又下树，头顶满天风雨，又鸟瞰苍茫大地。

大概由于天山南坡的太阳比北坡的太阳大，这些马看上去，颜色很深，而黑马是它们中颜色最深的一个。在我大伯家门前这片绿色的小开阔地上，我们发现，它的毛色十分的光亮，就像一只漂亮的黑獭，身上还带着一股浓浓的冰气，又凉又硬，人站在它身边，就好像抹了清凉油。可能是由于刚从冰达坂上下来的缘故。那个时候，早晨的太阳已经开始有些发腻了，像一个生了很多孩子的

胖夫人。

那几条狗和勃尔巴萨尔已经不知去向。牧村里的狗总是这样,在人不经意间出现,又在人不经意间消失,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当然也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它们的事。这种感觉有点像刮风,刮过去了,又会刮回来了。这样,一条名叫勃尔巴萨尔的狗和一条不叫勃尔巴萨尔的狗倒是没有多大区别。狗的功劳,很少有人去关注,尤其是牧人。但,马,不一样!一匹再陌生的马,再陌生,只要它有出众的地方,定会引起牧人们注目。

我站在开阔地上,像一根木桩子。这些年来,我总是有这种一个人站在平地上的感觉,像达利的画,天很蓝,地很远,光影很长,人的眼睛被自己的眼皮蒙住,睁不开,风从人身边冲过,像流水。小时候,我曾听我大伯说,人头上的风,是一层一层地刮,高天的风都往一个方向去,所以,云都往一个方向走,只有地面的风胡乱刮,所以,我们的头发就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晒衣绳上的衣服也像个无所适从的人,吊儿郎当。但我喜欢这种被风乱吹的感觉,它能把一个人吹得没有想法。尤其是在过得很不怎么样的时候。像我,把婚姻过得几乎穷途末路。

当然,那天,并不是我一个人站在那片开阔地上,形单影只面对那群毛色黑亮的南坡马。除了我们家族的人,还有一些山民。这些山民远离尘世,像一些不大容易被牢记的东西。做一个梦,浮出来;一旦苏醒,没了,再做一个梦,又浮出来。尽管变了样,但还是似曾相识的感觉。每年夏天,我到夏牧场来,总是有这种感觉。和他们有关系,又没关系。所以,他们来到我大伯家门前的时候,我就好像又在梦里了。感觉很好。

开阔地开开的,阳光高高的、油腻腻的,糊满人畜。那条山溪从开阔地上流过。它是从一号冰川上流下来的,又清又稠,又硬又凉,像液体金属,流过开阔

地,好像开过一列液体火车,撞得石头浪花四溅,还不顾一切往前冲。我大伯、二伯、三伯还有我父亲和这些山民,都喝溪中的水长大,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虽然平淡得毫不引人注意,却像开火车,不顾时光一如既往地流逝,一转眼就老了。事实上,他们很清楚人比时间跑得快的道理,所以,总怕来不及看到儿女们的好事,就接二连三地嫁女儿、娶媳妇。山民们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也就在夏牧场的七八月间,这个时候,草劲、风劲、牲口劲,人也劲,可以尽情地抛洒激情。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休闲的生活。今年轮到我大伯的长孙子娶媳妇,所以我二伯还有我二伯的二儿子把家就都搬到这块开阔地上来。我二伯的二儿子,把家安在对面那座高山上,放着一群牡马。而我二伯把家安在开阔地上,离我大伯家只有二三十米远。还有我和父亲,从城里来。几家人在一起操办婚事,好照应嘛,也图个吉利。谁不希望亲戚朋友同享天伦之乐?谁家老人不希望看到儿女幸福?但是,偏偏就有我这样的儿女,糊里糊涂让生活走了样,让婚姻名存实亡。

三

山民们一直围在我大伯家毡房前的开阔地上,看来自天山南坡巴音布鲁克的马。

两名马贩子在我二伯的毡房里休息。我们能听到他们的酣睡声。我曾听父亲说,马贩子们是世上最辛苦的人,一旦赶马上路,几天几夜甚至一个星期不合眼。

那群马儿好像也很疲劳,头挨着头,把马屁股朝向外边,用黑色的马尾拍打马蝇。

我和这些人长时间地坐在那里,看着它们。当草地上有几朵小蓝花悄然绽开花瓣的时候,有人说:

“嗨，那年，我去过那个叫巴音布鲁克的地方，那里地平，水多，草盛，实在是放马的好地方。所以，那里蒙古人养的马都是好走马。”

有人就附和道：“有好走马呀，那蒙古人都好福气哩！”

前边那个说话的人说：“有什么福气啥，听说，蒙古人养马，但不宰马。在一个蒙古人的马群里，有些马别说是被吃掉，可能一辈子没挨过套马杆儿嘞。野得要死。”

后者说：“人家说头，你说脚哎。我说的是骑马，没有说宰马！能骑好马，不是好福气，又是啥？”

有人就玩味地咀嚼着那两个人说过的话：蒙古人不宰马，又不骑马，那他们养马干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宰马祭祖灵？难道他们不知道马是个有灵性的牲口吗……

前边那个说话的人就说，谁知道哇，反正，哈萨克是要宰马祭灵祭祖，为办割礼的孩子和新婚的孩子求富嘛，但……蒙古人好像并不这么想。

有人就问，那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前边那个说话的人就说，他们认为马通人性，是人最好的朋友。所以，杀了马，不就等于杀掉了自己的朋友？！

那问话的人就翻眼看了一下天，摆出一副祈求老天宽恕的样子，然后，用胳膊碰了一下坐在旁边的一个男人，笑说：天哪，天哪，饶恕这个人的罪过吧，照这么说，你是一个魔鬼了，将来一定是要下地狱哩，不知道……你杀死了那么多朋友，难道不……

大家就“嘻、嘻、嘻”地笑起来，说那年，这个人爷爷死的时候，过头七杀了两匹马，过四十杀了两匹马，过年祭又杀了一匹，光他爷爷就把他们家的“朋友”杀光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呀，有钱人，杀“朋友”，显示家底呢。

大家就又“哈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就说,这有什么呢?蒙古人的“马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哈萨克人的“马朋友”在那个世界上,反正都跟马做朋友,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有什么不同吗?不然,他爷爷闭眼前怎么会留下遗嘱说,给他过年祭时要宰他生前的爱马呢?明摆着的事嘛,在这个世界做朋友,到了那个世界肯定还是要做朋友的。

话虽是玩笑,但这会儿,山民们好像有点笑不起来了。因为这听起来玩笑的话,不知怎么让人感到有点心痛。大家就又静静地看那群马。又有风刮过,又撩起我们的衣角,然后又放下。过了好一会儿,有人说:

“我杀过祭马,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怪的。祭马临死前会流泪,而且,自己躺在刀下去,眼睛看着天……”

大家下意识地把目光朝向了这个说话的人,刚才那股调侃的气氛完全没了。

一股浓浓的马气在空气中荡开来,那黑马打了一个响鼻。一只花翅的昆虫在大家头上绕了一圈,拖着长长的细腿,落在我父亲的肩膀上,翅膀好像两块轻盈的薄膜。

说话人是黄耳朵,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真名哈孜别克。黄耳朵这个怪怪的名字,是他的绰号。小时候,因为长了一对薄得见血丝的耳朵,且浮着一层黄色的汗毛,得此绰号,听起来像牧狗的名字。这狗名弱弱地,一点也不像勃尔巴萨尔那样来得威风。曾有一段时间,这双薄薄的耳朵,让我感到无比绝望。

黄耳朵的话,好像触动了我们,让人心里不免感到有些发酸,有人叹道:

“这个叫马的东西,本是天赐生灵啊!”这是我二伯的二儿子在说话。

有人附和说:“人生七大财富,马为其一嘛!马是天地造化。”

这个时候,我看见那只带花翅的昆虫,在我父亲的肩上,抖了两下薄膜似的

翅膀，飞走了。

就听黄耳朵大声说：“嗨！你们没有看出来吗？这些马是南坡最好的马，难道你们中就没有人动心买一匹吗？要不然，它们会被马贩子赶到活畜市场去，那样，它们就死定了。”

山民们开始交头接耳。

我二伯的二儿子认真地看着黄耳朵，说：“你买吧！你口袋里有，箱子里有，胡子浸在油里。不怕丢这几个钱。”

黄耳朵就笑笑说：“你开玩笑哩……其实，钱这个东西……是粘在人手上的污垢，一洗就掉，一脏又来。想买也就买了，只是，我手不脏……”

这样，前边那个自称去过巴音布鲁克的人就提醒说，哎哎，这马好是好，可是大家别忘了，这些家伙，一看就没经过驯服，野性大着哩。天山北坡这边，无论冬牧场，还是夏牧场，地势都很险峻，只怕，买着了马，护不起！

就有人感叹说，唉，天下的好东西，永远是能看，不能得呀！

他们这样说那群南坡来的马的时候，他们自己骑来的马却三三两两待在太阳下，闭目养神。神态平庸而又寂寞。其中也有我大伯家的白马和枣红马。

那个时候，它们两个在山溪边上的小草地上。枣红马站着，白马卧着，大概昨天夜里它们就在那里了。白马今年六岁，与枣红马同龄。它的天命，将在明天结束，成为婚宴大菜。这件事儿，我大伯去年就定下来了，并好草好料豢养了它一年。现在正是膘肥体壮，站着卧不下，卧着站不起，但刀子一下，就能翻出白花花油来。

山谷里的风吹过来，又吹走了。风中，马儿们的鬃和尾飘着，像水中的乱发。有一匹马身下洒下水来，另一匹马也洒下水来，冲进草地里，空气就有些坏了，湿乎乎的，伴着马气。身躯高大的黑马就昂了一下头，像出洞的旱獭，很漂

亮地向四周观望,好像危险就在不远处,它会随时率领族群落荒而逃。我注意到我二伯的眼睛就盯住了它的黑眼睛,很贪婪的样子,像一个多情男人看一个令他魂迷的女子。果然就见他眼里有光一闪,对坐在身边的我大伯说,是不是把白马留作冬宰用,婚宴,改换这匹黑马?我大伯就把目光投在他的脸上,有点惊诧。我二伯又小声说,你看,白马虽然肥硕,但显然没有这匹黑马壮,六月的马,已经开始上膘。你想,如果后天不下雨,来参加婚礼的人一定会很多。世上最怕的事,就是吃嘴多。我大伯若有所思,点点头。我二伯又提醒说,反正办婚事、冬宰都得花钱,不如把钱花在众人身上,留下个好名声。我大伯就又很懂、很懂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个小时,我大伯就有些心猿意马地花了两千五百元钱,从马贩子手里买下了黑马。他当然不会想到,一天之后,这匹黑马会葬身崖底,他辛苦赚来的钱竟也像落叶一样在红崖下漫天飞舞,引来高天的苍鹰一声空鸣。

黑马摔死后,我曾听我父亲痛心地说,二伯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像饿蛤蟆,好东西看到了,口一张,就要吞下去!也不怕把喉咙划破。父亲说这个话,情绪很焦虑。他患有严重的焦虑症,生活中一些很平常的事情,都能引起他深深的焦虑。有时,甚至焦虑得毫无道理。天上分明一轮红日,他竟会焦虑下雨,打湿小孩子们的身体,这已经成为他同龄人笑传的辞令。尽管这样的事时常让我感到脸上无光,心痛,但是,只有我知道,这样的焦虑只是他一万个焦虑中最肤浅的那一层,深藏在他焦虑深处的是无边的善良和他无法完成的责任。见有人浪费食物,他焦虑人类会遭惩罚;见年轻人没完没了地看韩剧或美国大片,焦虑他们因为荒废时光,丢掉了该做的事,到头来,一代人人财两空;他焦虑我——他唯一的女儿,每月的那点薪水,将来会养不活我自己,因为,我也会像他那样衰老,也许还会生病,而我十年没有孩子的婚姻,几乎已经土崩瓦解,我

没孩子、没丈夫、没家。而他，没有回天之力了。因为他老了，早年读过的那点书、写过的那点小说和诗已经没有用了。除了这点没用的文稿，他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他的曾经的辉煌的经历与我毫无关系。不像我大伯和二伯，再怎么着，也有几头牲口给儿女。为此，他服用一种叫作阿米替林的精神药品，抗焦虑，已三年有余……所以，当一匹来自南坡的漂亮的黑马，只在我们眼前就那么帅乎乎地走了一遭，便像黑风一样归去之后，自然也就成了他心中无形的伤。

四

近晌午的时候，马贩子数过票子，留下黑马，赶着马群就走了。山民也已陆续离开，我们又回到开阔地上。马群像一团云滚去时，黄耳朵站在我身边，碰了碰我的胳膊，说，唉！牲口就是牲口！往死里赶，还跑那么快。我看了看他，不说话。黄耳朵摇了摇头，又对我二伯的二儿子说，我去过屠宰场，很惨的。我二伯的二儿子问，怎么讲？黄耳朵说，那里都是民工宰马，他们杀马不用刀，榔头对着脑门，猛一击，马倒地，重重地，抖几下，就毙命了。

我二伯的二儿子说，天哪，那不是把牲口的脑浆都打散啦，太不人道了！黄耳朵就冷笑了一下，说，其实，人家打头，你抹脖子，反正都要牲口的命，谁也仁慈不到哪里去。

就听我二伯的说话声沉沉地从我们后边响起来，说，哼！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知深浅！嘴长在脸上，就可以胡说八道！你们也不想想，打头和抹脖子能一样？别忘了，打头，是没商量，而抹脖子，是要做祈祷的。祈祷什么，你们懂吗？宽恕！懂吗？宽恕！你是人，所以，别说一匹马，就是要杀一只老鼠，也得得到天力的允许，好让人家死得有尊严。别以为，只有人活是人！牲口活是牲口。敢情哪天，你们也敢打头杀马？如果是那样！有人敢吃你宰的马，你就来

找我！我把胳膊剥下来给你！……什么话？！

黄耳朵不说话了。

然后，我大伯和二伯向我二伯家走去，可能有什么事要商量，我父亲还站在原地。黄耳朵又碰碰我的胳膊，用眼角看着我，说，老天真是有眼哎，当初你这个二伯坚决禁止我骚扰你，现在看来是我的幸运。做了你们家的人，非叫这老爷子教育死，像一条家养大的猫，抓个老鼠还得主子点头。我看你们家的人呀，都有点儿官迷嘞，特爱教育人。看你二伯当村长，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啦，他孙子都快当村长啦，可他还抓着村官的缰绳不放。也不想想，老公马一旦被小公马轰出马群，连母马的马屁都闻不上。

黄耳朵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群麻雀落在我们眼前，像落了一地蝴蝶，又一哄而起，飞走了。我抬起目光，一串白色的雾气，正在对面山顶上迅速凝结，或迅速消失。那山上住着我二伯二儿子的家，还有他们的马群。天上的云告诉我，那里可能要下雨。我就狠狠地看了黄耳朵一眼。

他脸上突然堆上笑容，说，别，别！你这女人的眼睛厉害呀，有刺，扎人嘞，扎疼了，又不知疼在哪里。哦，算啦……别这样看人，别让人把忘掉十多年的东西，又装进想法里！

我就走开了。

我走在草地上，脚底下软软的，像踩着一地乱发。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我初恋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但不是对黄耳朵。那时，我父亲的作家朋友带着他的儿子来我奶奶家。那是一个大男孩儿，有红色的头发和一个飞机航模，在草地上，带着飞机航模跑来跑去，像一只带着光环的红鹿。我仰头向天，心驰神往，那航模就在明晃晃的太阳下向我飞来，扎在我的额头上。航模上就有什么东西掉了。红头发冲过来，惨兮兮地捡起那航模，说，你没长眼啊？说，

你就不知道躲一躲呀？说，这东西坏了，就飞不了啦！这可是我爸从北京带来给我的。还说，你这不长眼的瞎女孩儿！我坐在地上，像贼，偷东西，被抓住，一片残光，无处逃遁。那以后，我就开始踩头发，走哪儿把头发踩到哪儿，红头发就站在心里头，不走开，也不说话，我睡、我醒，他就那么站着，不走。事实上，不是他不走，而是我不想让他走。我心里很愧，又很无奈。他是城里的少年，我是山民的女儿。我想他，他不想我。那种感觉很糟糕，没有是非界限。真的像踩理发店里的头发。只是，现在那红头发和我在一起。我们睡一张床，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参加婚礼、割礼，我听他说醉话，他听我讲梦话，我很早就已经没有那种魂不守舍的感觉了。他的发红的头发，现在也有些白发了。他好像现在才明白，曾经的飞行梦，自砸在我的额上，就灰飞烟灭了。有些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听着邻居家的小孩哭闹，喝茶的时候；有些个周末，我们参加过某个婚宴或朋友聚会，回了家，他的头很大、很大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有儿子，一定给他买个航模。

马群走后，黑马像没了妈的孩子，或荒原上等死的驴，头顶烈日，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来自冰山的气没有了。偶尔有小风跑来跑去的时候，它的黑色影子掉在地上，像一条水中的黑鱼，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我二伯的二儿子和黄耳朵像两只蝙蝠，被贴近地面的那层风托着，围着它转来转去。他们是想把一根黑色的绳子套在它的头上，然后拴在马桩上。但这看上去并不容易，毕竟是一匹没有经过调教的马！当绳子突然落到头上的时候，竟像一个怕打针的孩子，黑眼珠子惊恐地翻到眼底下去，抽着身体往后倒。我二伯的二儿子拉着缰绳，像挂在蛛丝上的蜘蛛，风一刮，在枝条下摆来摆去，轻飘飘的。

但我二伯的二儿子却兴奋地大声说着，瞧啊、瞧啊，烈种！烈种！像火一样燃烧呀，这烈种！

我心里有些紧张,向他喊,小心,它踩死你!

我二伯的二儿子也大声说,姐,别怕,能死在这样的马蹄下,是一种幸福哩。

这话听起来像诗,像给女人的诗。但,我讨厌这种诗,像羊肠子炼出来的油,油乎乎的,带着淋巴味儿。我就扭头看了一眼我父亲,是下意识的。他还是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着黑马,眼里又有些焦虑。有风吹来的时候,他的裤管轻轻地动了几下。父亲果然就摇了摇头,说,宰这马肯定不容易,别说宰,我看看能把它甩倒就不错了嘞。弄不好,它真会把孩子们踩死。

黄耳朵走向我们,对我父亲笑笑,说,大叔,你们兄弟几个,您是老大,看书看得最多,心咋就那么软?天下哪有人办不到的事?他指了指我二伯的儿子,接着说,像这样的小伙子,一头骆驼都能掰倒,相比之下,一匹马不过像一只蚂蚱,把它的四个蹄子一绑,小伙子们一拉,就倒了,有什么难的?

我父亲并没有被他的话说动,还是焦虑地感叹,你们这些个孩子!

其实,黑马的到来,给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带来了不安。听我二伯的二儿子说,那天,马贩子一走,我大伯就有些后悔了。说他也许不该把这东西买下来。烈马的名字就叫烈马,好急,发脾气,弄不好,宰马的时候,这东西一怒,一急,一出汗,然后刀子一下,鲜血一放,身子一抽,肌肉一痉挛,肉就硬掉了,没有什么吃头了,像老牛。况且,这黑东西价格又不便宜,大夏天卖两千五百元,马贩子坏良心嘞。我们这些山民,见识短,看什么都爱眼热,两句话,就被人说动了心。弄不好,钱花了,什么也没有,嘴巴白白的。与其这样,不如宰白马,心里踏实。毕竟是自家养的,老实,肥硕。白马厚厚的肋巴像冰封的河岸,白花花,全是油。

我二伯的二儿子还说,听了大伯的话,我二伯就生气了。说我大伯这人总想眼前的事。给孙子办事,是他家的喜事,钱怎么花,也没装在别人的口袋里。